

廣弘明集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閒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曰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迄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舍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

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旣邪止
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
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
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
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
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
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
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水清日盛霧豁
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
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
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
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拙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
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
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
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
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竝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剝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
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

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
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
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
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
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
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
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
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牟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聰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畧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